

努尔哈赤



单田芳自选集

单田芳著 单瑞林整理



芳自选集

努尔哈赤

单田芳著 单瑞林整理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努尔哈赤 / 单田芳著; 单瑞林整理.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3.12
(单田芳自选集)

ISBN 978-7-5008-5705-1

I. ①努… II. ①单… ②单…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3214 号

努尔哈赤

-
-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宋 杨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营销出版部)
(010)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 一 回	仙女下凡英雄出世 平息争端部落合一	1
第 二 回	服双方黑狼寨发展 遭强人巴图鲁负伤	6
第 三 回	冤仇化解女真一族发展 家中逆事努尔哈赤出走	12
第 四 回	避淫威三兄弟隐居山林 斗黑熊老齐头巧逢恩人	17
第 五 回	认义父三兄弟安定 遇山神小英雄得宝	22
第 六 回	卖山参众人发财 救老者英雄用智	28
第 七 回	死中得活大刀韩成喜 拜师学艺努尔哈赤忧	33
第 八 回	苦学艺小英雄成器 讨叛逆明政府出兵	39
第 九 回	灭反叛李成梁以夷制夷 捉敌酋王贝勒自我脱困	44
第 十 回	救亲人父子发兵 劝旧主大将动情	50
第 十 一 回	甜言蜜语父子受骗 暗动刀兵城池失陷	55
第 十 二 回	大敌当前二贝勒犹豫 飞赴建州小英雄请战	61
第 十 三 回	欲投降伯父出难题 望反抗英雄背水战	67
第 十 四 回	争权力伯父害侄 显忠心黑犬救主	73
第 十 五 回	遇奇迹摆脱追兵 陷绝境劫道求食	78
第 十 六 回	小英雄绝境逢生 童凤山结交都督	83
第 十 七 回	锅盔山努尔哈赤结亲 童家寨四大瘟神登门	89
第 十 八 回	先礼后兵努尔哈赤稳恶人 威震无赖童家姑爷献绝艺	95
第 十 九 回	降四愁英雄扬威童家寨 叹身世好汉兵发建州城	101
第 二 十 回	努尔哈赤喜遇兄弟 舒尔哈奇轻取家乡	106
第 二 十 一 回	取二城努尔哈赤振兴建州部 抄后路尼堪外兰袭击童家寨	112
第 二 十 二 回	舒尔哈奇力胜二将 努尔哈赤兵围图伦	118

第二十三回	破图伦英雄追击 惊弓鸟尼堪求援	123
第二十四回	斩仇人建州雪耻 游北京太祖面圣	128
第二十五回	返建州太祖迁都 急扩张各部归降	133
第二十六回	识朋友太祖得军师 结亲家英雄收部落	138
第二十七回	图归顺何和礼返乡 怒翻脸夫妻俩动刀枪	144
第二十八回	太祖力擒浙臣氏 翁婿拜请阿古达	149
第二十九回	平息争端建州城发展 无理挑衅叶赫部出兵	155
第三十回	分兵坚守建州部大胜 乘胜追击布杨古胆寒	160
第三十一回	以夷制夷总兵败太祖 万历援朝明军击日寇	165
第三十二回	苦作战丰臣秀吉病死 得喘息努尔哈赤迁都	170
第三十三回	兄弟反目太祖惩兄弟 父子夺权大汗恼皇子	175
第三十四回	整顿内部大汗杀皇子 发兵讨明太祖得汉臣	181
第三十五回	范文程巧计攻城 李永芳中招陷池	186
第三十六回	李永芳投诚得荣华 张承胤恼怒攻抚顺	191
第三十七回	战抚顺明军败北 陷深山总兵殉职	196
第三十八回	后金军扩充实力 皇太极攻城受挫	201
第三十九回	陷清河后金屠城 知噩耗明帝恼怒	206
第四十回	为辽东杨镐任经略 观阅兵大将纷忧虑	211
第四十一回	排后事明军挺进辽东 击后金杨镐分兵派将	217
第四十二回	英明汗集中迎击 太监军临场误事	223
第四十三回	萨尔浒后金告捷 北路军叶赫胆裂	229
第四十四回	经略使损兵折将 明神宗一夜白头	235
第四十五回	大学士力荐能人 经略使丢城失地	240
第四十六回	熊廷弼整顿辽东 魏忠贤篡权乱政	246
第四十七回	魏忠贤罢黜熊廷弼 皇太极猛攻凤集堡	251
第四十八回	后金军走马凤集堡 英明汗兵发沈阳城	256
第四十九回	引蛇出洞明军损主力 釜底抽薪后金攻坚城	262
第五十回	贺世贤火攻挫敌 恶叛徒投降献城	267
第五十一回	贺世贤不屈殉国 杜大鹏百密一疏	273

第五十二回	引总兵英明汗得手 守辽阳袁应泰力尽	278
第五十三回	破辽阳经略使殉职 安亲信魏忠贤误国	284
第五十四回	王华真分散布联营 罗总兵死守西平堡	290
第五十五回	失广宁王华真出丑 推责任熊廷弼替死	296
第五十六回	孙承宗督师蓟辽 袁崇焕振兴宁远	302
第五十七回	袁崇焕大捷宁远 英明汗托孤代善	307
人性的变化（代后记）	肖璞韬	313

第一回



仙女下凡英雄出世 平息争端部落合一

要说起清朝的历史，就不能不说它的开山始祖——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个顶天立地、了不起的君王。要了解满族的历史，还得从努尔哈赤的祖先说起。

蒙古族建立大元王朝，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一共持续了九十七年。而后是大明朝，统治了二百七十六年。之后就是清朝，清朝是满族建立的，从头至尾加到一起，一共统治了二百九十六年。

如果不算努尔哈赤、皇太极，从顺治进北京开始，算到溥仪倒台为止，一共统治了二百六十七年，这时间不算短了。满族在中国历史上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它一共有一千万人口，在世界上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民族。据史料可查，这个民族原来不叫满族，叫女真族。女真族再往上说，好像在唐尧虞舜的时候，就有这个民族。他们都分散在东北的长白山一带。

说起女真族来，还有一段神话，您不信，问满族老年人，他们都能诉说有关他们民族起源的传说。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据说，很早很早以前，天上来了三位仙女，大姐叫恩库仑，二姐叫正库仑，老三叫佛库仑。可能这三位仙女在天上待着烦闷了，思念人间，想看看花花世界，就偷着到了人间，飘落到东北长白山附近。放眼一看，这个地方是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她们非常高兴，就游荡了不少日子。这长白山上有一个最好的池，叫天池，池水非常透明清澈，还有点儿香味。三位仙女贪恋这池水，时逢六月，天气炎热，看看周围无人，便宽衣解带，下水嬉戏起来。玩累了，姐仨便躺到一块巨石上，在这儿晒太阳。

单说这三仙女佛库仑，叫太阳晒得迷迷糊糊，非常惬意。突然正在这个时候，从头顶上飞来一群喜鹊，其中有一只喜鹊嘴里叼着个红果子，溜圆锃亮，大小好像我们现在吃的大樱桃，就见这个喜鹊飞到了佛库仑仙女的上头，把嘴一张，那鲜果“吱！”就落下来了，正好掉到佛库仑身边。佛库仑顺手就捡了起来，往掌心上一托，哎哟！红得怎么这么可爱，凑近鼻子一闻，芬芳宜人，她情不自禁地把这颗红果就含在嘴里。



与此同时，她俩姐姐发现了，恩库仑、正库仑就问三妹：“你刚才往嘴里放的是什么东西？”

“啊！”佛库仑刚想解释，坏了！这一张嘴吸气不要紧，“啾！”果子进肚子里去了，想掏也掏不出来了。

“坏了！我，我把这果子吃了！”

“唉！吃了就吃了吧，没有什么毒就好。”

就这样，这件事情过去了，三姐妹穿好了衣服，继续游玩。佛库仑吞了这颗果子之后，肚子就日渐隆起，一天比一天大，这女人就怀了孩子了。无夫而孕，好说不好听，这事儿把她大姐二姐急得什么似的。

“这，这可惹了祸了！怎么回天庭，到了天上怎么交代？三妹哟，你可急死我们了！”

佛库仑就说：“二位姐姐，你们要有事，赶紧回天上，把我留下，给我告个假，找个其他的理由。等我把这孩子生完了之后，我再回天庭。”

她俩姐姐一听，只好如此。就这样，恩库仑、正库仑先回了天庭，把老三给留下了。这孩子真难产！一日两，两日三，光阴如箭，日月如梭，整整怀了十三个月，终于把这孩子给生下来了。佛库仑怀着孩子的时候就想好了：生下来就把他给掐死，不能留着。

等孩子生下来，她一看，是黑胖的一个大小子，粗胳膊大腿，大手大脚巴丫子，长得平头正脸，五官相貌十分端正。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下不了手了，佛库仑喜欢得不得了啊！这孩子生下来就会说话，生下来就会蹦，满地直跑，没过几天，随风长，就长成了堂堂六尺之躯。佛库仑就更喜欢了，把孩子抱到怀里头，亲切地对他说：“孩儿啊，我给你起个名字啊，你别忘了，你叫布库里雍顺。”

布库里雍顺就问：“娘，那我爹是谁呀，我姓什么呢？”

“哎，你呀，就姓爱新觉罗吧。”

布库里雍顺点头答应，母子俩相依为命，又过了一阵，佛库仑觉得不回天庭不行了，只好忍痛离开了儿子。临行之时，佛库仑告诉儿子：“大丈夫志在四方啊！你要好好地生存，好好地干，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

交代完了，佛库仑走了，就剩下布库里雍顺。这长白山一带，树木交杂，杳无人烟，多出猛兽和飞禽，水里还有鱼，布库里雍顺就靠着打猎捕鱼为生。他天生臂力过人，对掐的树，一下就能连根拔起；千斤巨石，毫不费力就能举过头顶。而且人也相当聪明，在长白山生活了几年，他开始觉得枯燥无味，这里连个人都见不着。布库里雍顺心想：我娘说得好好，我要干一番事业，在这儿怎么能行？这世界太小了，我得往远处溜达溜达。

天池旁边有一条河，布库里雍顺就采集树枝，天天地编，编了一条船。坐在船上顺流而下，离开长白山。漫无目的地随波逐流，走哪儿算哪儿。这一路上走了好几个月，看了无限的风光。

单说这一天，这条河呀，走到头了，这船也没法走了，布库里雍顺弃舟登岸。到了岸上一看，这地方，跟自己那出生地也不太相同，一马平川，远处是山，这风光有点儿奇特。他迈开大步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听见眼前不远有喊杀之声，有武器的撞击声，人们的厮打声、叫骂声，他觉得有点儿好奇，打生下来到现在，没见过这个。他赶紧登高眺望，离着他不远，有几百人正在一起格斗，也分不清谁是谁非。地上躺着不少死了的和伤号，死的甭说了，那伤号抱着伤口，连哭带号，其他的人继续打着。有拿着刀枪棍棒的，有拿着石块和农具的，有赤手空拳搂抱在一起的。

布库里雍顺哪能不管呢！他赶紧从山坡上跑下去，来到斗殴的人群前边，高声喊喝：“呀呸！别打了！别打了！”

他这一喊，没人听，因为什么？打得都红了眼睛！几百人的喊杀声，远远超过他的声音。布库里雍顺一看没有效果，着急了，一挥手，拔起一棵树来，拿这棵树当武器，上头还带着枝枝叶叶。他就冲进人群，也不管谁对谁不对，他就扫开了！

“别打了！别打了！”

“哗啦哗啦！”

这把大扫帚一扫，就倒下一片。由于布库里雍顺的干预，几百人都停下了，心说：这是哪位呀？从哪儿来的？拿树当武器，够邪乎的啊！

械斗停止了。两方面人分得挺清，一部分站到左面，一部分站到右面，正好布库里雍顺站在他们中间。布库里雍顺一看他们都不打了，把这树放下，叉着腰就问：“哎，你们是干什么的？平白无故在这儿动手，这是为什么呢？”

他这话这些人都听得懂，其中站到左面的，有个上年纪的，说上年纪也不超过五十岁，个儿不怎么高，看来是个头人。这人拎着把大刀，捋着胡须，上下打量布库里雍顺，只见这年轻人，身高过丈，膀大腰圆，腰大十围，跟一尊铁塔相似，五官相貌长得十分端正，瞳孔放光，声似巨钟。就感觉这个人来历不凡！这上年纪的首先把刀收了，冲着布库里雍顺一抱拳，“壮士！要问起来，不怪俺们，我先报个名字，我叫黑狼。看见没？顺我手指的方向看，前头不远就是我们的山寨，叫黑家寨，我这边的人都是我的弟兄和族人，我们世代靠着打猎为生，今几个我的子孙截获了不少的獐狍野鹿，正往寨子里运的时候，遇上他们了。你看见我对面这些人不？他们沿路抢劫我们的胜利品，我们能答应吗？我领人过来辩理，他们不容分说，以武力解决，我们只好也以武力抵抗！就这样，我



们斗在了一起。”

“好了！你别说了！哎，我说这老头儿说的对不对？你们谁是领头的？过来说说！”

那面的人站出来一个年轻的，说年轻也不太年轻，三十岁挂零，个儿也不矮，但是赶不上布库里雍顺，比他能矮着一头吧。小伙子长得也挺棒，拿着一条铁棍，往前走了两步，跟布库里雍顺说：“方才黑狼说得一点儿不假！我报个名儿，我叫巴图鲁，我们住在前头不远，也是一个寨子。我们为什么抢夺他们的东西呢？因为三个月之前，我手下的族人也打了不少獐狍野鹿，被老黑狼领人给劫去了。今儿个我们是为了报仇，所以才劫他！您说谁有理？谁没理？”

“你叫巴图鲁？我看这样吧，人活在天地之间，应当和平共处。像你们这样终年厮杀，何日是了呵？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是这个理儿吧？今儿个让我赶上了，你们赏给我个脸，就别打了！从今往后你们都是朋友，你看怎么样？”

“你？”巴图鲁看了看他，“你是谁？”

“我叫布库里雍顺，姓爱新觉罗。”

“你哪儿来的？”

“长白山天池来的。”

“我说布库里雍顺，你说得有道理，但是凭什么我们就听你的呢？凭什么呢？”

“凭什么，凭着我说得有理！另外，凭着我这理，如果谁听了，谁就是我的朋友，谁不听谁就是我的仇人！我要站到朋友这一边对付仇人！”

“噢，看方才你拿着棵大树，你是有两下子！朋友，这样吧！你呀，露一手，我们的人全服气了，你就算我们的头领。就听你的！你看怎么样？”

“好嘞！一言为定！我说老黑狼，方才巴图鲁说的话，你听见没？”

“听见了！”

“我要露出一手惊人的，你听我的吗？”

“听！自然是听！”

“好嘞！”

布库里雍顺一回头，离着不远处，有块巨石，这块巨石就是二十来个棒小伙子也不一定能举起来。再看布库里雍顺，大步流星来到这块巨石的近前，把腰带子勒了一勒，四肢活动活动，然后双臂攒力，搬住这块石头的棱角，丹田一较劲，“唉唉！起呀！起！”就把这块巨大的石头举过头顶。打仗的双方不看则可，这一看，都吓得麻了爪了！心说：这是人吗？这是神呀！就这块石头，不定有几万斤！他能举过头顶，说明他的力量得有多大呀？所以这些人“呼啦啦”，全都跪下了，仗也不打了，异口同声，要奉布库里雍顺为头领，听他的指挥。

布库里雍顺笑呵呵把石头放回原处：“各位请起，各位请起！哈哈。”

老头儿黑狼说话了：“我的寨子就在眼前，请英雄到我寨子之中待茶！巴图鲁，从今之后咱也是朋友了，今几个我请客！各位弟兄，就请到我寨子里去吧！”

就这样，双方打扫完战场，高高兴兴拥着布库里雍顺就到了黑狼寨。黑狼寨的老百姓一听，今几个遇上天神了！携老带幼出来看新鲜。一看，可不是？布库里雍顺在人群里一站，是高人一头，爹人一臂，显鼻子显眼的那么高大英俊！从这儿之后，大伙儿公选，选布库里雍顺做他们的头人，奉为贝勒。这贝勒呀，就是大领导大头人。所以他牢牢地坐上贝勒的交椅，将这两族的人合在一起了，上千口子，从此服从他的指挥。

自从布库里雍顺坐上这把交椅之后，运用他的智慧，进行了明确的分工。他说：“咱们上千口子，没组织没纪律可不行！一部分耕种，一部分打猎，一部分修城池，咱就在这儿安基立业！”

第二回

服双方黑狼寨发展
遭强人巴图鲁负伤

布库里雍顺降服了巴图鲁和黑狼，这两大族群，上千口子人，拿他当作神明，奉为贝勒。此后，布库里雍顺就住在黑狼寨，他发挥自己的智慧，把上千口子人做了明确的分工，成立了三支牛录，就是三支队伍，由巴图鲁、老黑狼和另一个叫阿斯敏的人分别领导着。

由巴图鲁领导的牛录干什么呢？专门到外头行围打猎，什么獐狍野鹿，猛虎豹子啊，逮什么打什么，这个能增加收入，因为兽皮非常值钱，肉还能食用。由于巴图鲁年轻，又有两下子武功，他适合做这个角色。他带的人马都是年轻的，体力棒和精力足的小伙子。

而老头黑狼上了年纪了，叫他守堆。这老黑狼守堆干什么？耕种锄刨，种玉米呀，种高粱，种豆子，农业的活交给他，他领导这支人都是上了点年纪的，也是适合精耕细作，养个猪啦、鸡啦、鸭啦。

那么第三队牛录干什么呢？保卫城寨，维持治安。余下的妇女们在家里养活孩子。这一明确分工不要紧，小小的黑狼寨是迅速地发展！三年的时光，地盘就扩大了好几倍！周围用石头修了个圆形的堡子城。布库里雍顺给起了个名字，叫卧垛里城。这是城的雏形啊！它名叫城，跟咱们想象那城有区别，它无非拿石头垒的，或用土和泥砸夯，就是那么个土围子。但就这样，它就有了安全的保障了，东西各有两座寨门，把道路平整平整，供人们出入，交通也方便。

三年的时光，打猎有收获，种地大丰收，苞米棒子一尺多长，那冬瓜都有石盘大小，种什么，什么大丰收。三年里，积累了许许多多财富，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一个个是欢天喜地。布库里雍顺呢，每天动脑筋为大家想好主意，出好点子，吞并了周围许多的村落，这势力一天大似一天。原来他接手的时候，人口刚超过一千，经过这三年繁衍生息，再加上吞并的其他村寨，人口已经过万了！就当时来讲，过万的大城寨很少。他在这一方是独树一帜！因此布库里雍顺的名字也传出很远很远，都知道这儿有一座大城，叫卧垛里，四方来投奔的人是

络绎不绝！

单说这年的四月，巴图鲁领人行围采猎，出去一个月没回来，布库里雍顺有点儿着急。按照往年呢，早该回来了，今年怎么去了那么长的时间？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他正想的时候，有人跑进来报信儿：“报贝勒！可了不得了！巴图鲁出了事了！”

“啊？”布库里雍顺一愣，还没问怎么回事呢，就见外面人影一晃，“呼噜呼噜！”进来二三十号，中间抬着巴图鲁。再看巴图鲁，脑袋也破了，浑身是血，左边这条腿都“当啷”了，叫人给打残废了！再看巴图鲁手下这些弟兄，一个个，多少都挂了点儿彩，衣服不整，狼狈不堪。布库里雍顺起身离座，来到巴图鲁近前：“我的好兄弟，究竟出了什么事了？”

“咳咳，贝勒爷，大事不好啊！我们叫人家给欺负了！”

“不要着急，我马上找人给你看伤啊！你慢慢地对我说。”

把土大夫给找来了。那会儿虽然科学不发达，但治这个刀伤的药还是有的，包扎完了，让巴图鲁坐到炕上，布库里雍顺挨着他，详细询问。这巴图鲁一五一十，才告诉大家。原来这次打猎，也是大丰收，他领着弟兄们行围采猎，打了三只熊，十只狍子，二十只梅花鹿，什么山鸡、野鸭子无数！装了五车往回运，在往回走的路上，他心里还高兴：见着我们贝勒，他不定得怎么高兴呢！乡亲们不定多高兴！

眼看离着寨子卧垛里不太远了，突然之间，从西北方向杀出一伙人来，能有五百来号，各拿刀枪。而且这些人论个头，论臂力，都超过巴图鲁的人。巴图鲁手下就二百来人，敌众我寡呀！对面来的这伙人，不容分说，上来就抢！当然巴图鲁不答应了！就这么，双方发生殴斗。这一打不要紧，他这二百来人是死伤大半！东西全被人家抢走了。巴图鲁死战，结果脑袋身上全受伤了，眼巴巴瞅着人家翻越大山，逃之夭夭，他算死里逃生，跑回卧垛里。等巴图鲁讲述完这经过，两旁的人，“噉”一声，全翻了车了。

“贝勒，我们咽不下这口气！跟他们拼了！”

“对！跟他们拼了！赶紧敲钟集合，把这帮王八蛋撵上，扒了他的皮！支好了大锅把他们都煮了！”

刹那之间，院里院外全是人。别看布库里雍顺年轻，可脑瓜冷静，他想问问这伙人究竟是什么来路啊？不弄清楚了，想报仇，上哪儿报去？他就问巴图鲁：

“知道这伙人是从哪儿来的吗？”

“当时不知道，东西叫他们抢去了，我不甘心，派了个精明的弟兄在后头跟着。结果翻过布库里山，找到一个地方，探听明白了。闹了半天他们是八虎城寨的人！”



“八虎城寨离咱这儿有多远？”

“有一百五十里。”

“噢！知道他们的头人是谁吗？”

“哎呀！他们这个族啊之所以叫八虎城寨，是因为有八只虎。”

“怎么个八只虎呢？”

“头一个，他们老当家的叫坐山虎。他有五个儿子都叫开山虎，他媳妇儿是母老虎，他还有个女儿叫夜叉虎，一共八只虎，所以叫八虎城寨。这些人可不好惹！论实力，比咱们大得多呀！不知道咱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他们突然袭击，抢了咱们的东西，伤了咱们的人。”

“噢！一百五十里，八虎城寨。”

布库里雍顺还没拍板作决定，人们“噉”一声，回去取来刀枪棍棒。

“贝勒爷，领着我们上八虎城寨，跟他们完不了！血洗八虎城！给咱们死去的弟兄报仇雪恨！走啊！”

“走啊！”

“站住！忙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大家先冷静。”

大伙儿一听贝勒爷发言，谁也没敢动，当头的一言九鼎。布库里雍顺思谋良久，最后拍了板了：“我说巴图鲁兄弟，你好好地养伤，这件事情交给我处理啊！黑狼老弟，您带人紧守城寨，我带着八名弟兄，我要亲自拜会八虎城寨！”

“您带着多少人马去？”

“八个人就够了。”

巴图鲁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贝勒爷，不行啊！您可千万不要轻敌啊！那八虎是最不讲人情的，而且人多势众。据我所知，他手下的人比咱们多得多！您一共不到十个人，去了不是白送死吗？非吃亏不可！”

“哎！我没这个把握，我能去吗？大家尽管放心，我胸中自有良策！废话少说，按我的话去做！”

一百五十里，催马就到，转眼间，布库里雍顺并八名弟兄就来到八虎城寨。离老远就看见了，八虎城寨建在半山坡上，也是个圆形的石头城，看样子也是两座城门，坐北向南，城门楼高大，外面还挖着沟。再往石头城上一看，有人来回地巡逻。

他们紧往前走，不多时就到了北门城楼的下头。那城上的巡逻哨兵跟他们面对面，看得清清楚楚。城上的人一看，高声喊喝：“站住！哪来的？再往前来，我们就不客气了！”

说着，“唰！”把弓箭都准备好了。布库里雍顺在马上一抱拳：“弟兄们，不要误会！我是卧垛里城寨来的，我叫布库里雍顺。我来拜会你家城寨的寨主，

希望各位给通报一声。我没有敌意，如果有，我就领兵带队来了。看看我们，统共不到十个人。”

“我说，你叫布库里雍顺？好嘞！你稍候片刻，不要轻易前进！”

说着话，报信的人到里边送信去。单说这八虎，这老头子是当家人叫坐山虎，正在厅上看几个儿子抢回来的好东西，院里院外堆积如山啊！他非常非常高兴。正在这时，有人来送信来，说：“老当家的，可了不得了！人家找上门来了！卧垛里的贝勒，叫布库里雍顺，领着人已经到了城外了！人家提出来要拜会您！”

“啊？他带来多少人马？”

“我们数了数，有九个人。”

“九个人？不对吧！九个人来干什么？”

“他说来拜会您来了，说没有敌意，那意思呢，想跟咱交个朋友。”

“胡说八道！我认识他是个老几？我能跟他交朋友？待我观看！”

这老头不相信，亲自登上城楼往外眺望。一看，真就九个人九匹马，为首的一匹大黑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个人。一瞅这个人威风，黑黢黢的面皮，四方大脸，浓眉阔目，长得跟铜金刚铁罗汉差不多！手里面寸铁没拿，就拿着把鞭子，后头是几个年轻人。看这意思，的确不是来攻打八虎城的。这老头子就喊了一声：“哎，我说下面的，你是哪来的？”

“噢！老人家，我是卧垛里的贝勒，我叫布库里雍顺。”

“你来干什么？”

“老人家，我呀，来拜会您老人家！想跟您交个朋友！”

“废话！我不认识你，交什么朋友？”

“老人家，您在城上，我在城下，说话诸多不便呢！老人家，能不能允许我到城中一谈？”

“这个？哼哼，我说布库里雍顺，你想进我的八虎城，你就没想一想，你还出得去吗？换句话说，你就不怕死吗？”

“老人家，我要怕死我就不来！来了，我就不怕死！我相信我诚心来拜会您老人家，您总不至于对我下毒手吧？”

“这……好！够条汉子！如此说来，你稍候片刻！”

老头儿下了城，回到大厅，马上召开一个会议。老头儿宣布：“看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布库里雍顺看来不是个善茬子，他浑身上下都是胆，领着几个人就敢来八虎城。而且他主动要求要进城来谈，我无法拒绝了，你们说应该怎么办？”



他大儿子说话了：“爹，这有什么说的？叫他进来，准备刀斧手。他只要迈进咱家的门槛，高喊一声，就把他剁成肉馅！不就全解决了吗？”

“那样于理不合吧？最好还是听他说些什么，说完之后再打定主意，刀斧手要准备，不过看我的眼色行事。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贸然行动！”

他二儿子说话了：“爹，那么啰唆干什么？您老讲话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您想想，没有前因哪来后果，我们这些胜利品哪来的？不是抢他们家的吗？他明明是要账来了，没安着好心呢！咱跟他有什么好谈的？有什么朋友可交的？就是一个字，‘杀！’爹您下决心吧，我大哥说得对！”

他那几个儿子一听，不住地点头：“爹！大哥、二哥说得对，干脆准备吧！把他放进来，‘喊哧咔嚓’一刹，不就完了？而后您交给我们一支人马，血洗卧垛里山寨！那儿的东西，男女老少，不都是咱的了？咱也扩大了地盘，壮大了人马。这摆在眼前的好事，您犹豫什么。”

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打后厅转过一个年轻的女子，这女孩儿长得还不错呢！在这深山老林当中，那真长出一朵花来！五官清秀，但是身体很健壮，这正是老城主的宝贝女儿叫富察，老城主五个儿子，一个姑娘，所以他偏心眼，对这姑娘富察，爱如掌上的明珠啊！家里的事，她当一半的家。发生这么大的事，后寨的人知道了，富察姑娘也来了，听她哥哥跟她爹议论这个事。她赶紧出来：“我说几句，大哥二哥说得不对，还是咱爹说得对！人家来了，没带兵将，这叫先礼而后兵，起码来说，人家没有敌意。人家的东西被咱抢了，人家来问个究竟，也合常理，我们何故把人家骗进城池，二话不说，就把人家杀了？显着我们太没有度量了！爹呀，我同意您的说法，应当开城门，以礼相待，听听这布库里雍顺怎么说？如果能接受，我们就接受。接受不了，再动武也不迟啊！”

“哈哈，我的宝贝姑娘！你们听听，连你妹子你们都赶不上啊！就依你！开城门把他请进来。”

他几个儿子准备了五十名刀斧手，埋伏在两厢。这时布库里雍顺早就下了马了，把马匹交给手下的仆人，昂首挺胸进了城。走进大厅，这老寨主是居中而坐，五个儿子、富察姑娘都站在两旁，手下的彪形大汉，一个个是怒目而视。这哪是进城寨？跟进阎罗殿差不多！但是布库里雍顺不卑不亢，往上一抱拳：“老人家，不才布库里雍顺，给您老问安了！”

“免了免了！远来者为客，请坐吧！”

有人搬过一个大木墩，布库里雍顺坐下了。这老头看了看，够条汉子！就这



一堆这一块，说话声音洪亮，二目如灯，他从心往外那么崇敬！就说这小女儿富察，站在她爹的身后，不看布库里雍顺还则罢了，这一看，心里就热热乎乎的。还没等说话呢，就趴她爹耳边上轻声嘀咕：“爹，我看这人不错！”

“哎，你什么意思？”

“爹呀！还用我把话说透吗？就是您最关心的事情，现在我看送到眼前了！这不是天作之合吗？”

“瞧！嘿！”老头儿一听，心里头高兴，闹了半天，老天送上门一个好女婿！